

集部

雲村集卷四

明 許相卿 撰

書簡 內有字號爵謚未的不敢妄書

上王陽明先生 六首

某罪戾餘生遠違矩正懵禮負教慚懼何言伏惟道化德猷坐殿南服炎荒絶徼久外天日之夷一旦手挈之聖治輿圖中竊覩平復田州一疏遠猷深識夫豈近世功名之士所敢覬其藩墻某跧伏至堵亦為吾道增氣

舊聞清恙時切馳戀伏惟倍萬崇攝以致康豫無任切

禱

違遠道範忽已易歲昔者及門為役之日枯瘠方有生

意已而霜霰斤斧伐賊相尋矣其旅進竊禄以疾請告

得歸計在秋冬之交洗心趨侍夫子矜而沃之餘潤以

淑此生拜賜之辱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力疾修狀惶恐

惶恐

某承之諫省深懼弗任伏蒙不遺賜之嘉貺督以誨言

欣戴祇服圖惟策厲以無忝門下不意先太宰奄爾薨
逝伏惟純孝至哀何以堪處竊冀強饘從制以任斯道
以幸末學以慰天下切禱某使事方羈弗得奔慰曷任
憂戀謹具香帛馳上伏惟鑒納不宣
溽暑伏惟台候百福頃奉勤誨粗心懵識未敢謂有見
處已如暗室漸覩隙光由茲以往或得與觀天日之大
拜賜之侈殆於罔極矣伏惟為道崇護毋蕳以迓天休
某聞教以來日嚴顧諟病耗疎劣自策弗前寤寐依依

函丈之下也執事方今為國長城坐殿南服時平志遂然後歸西州表東海某得後諸生霑餘潤以與聞斯道日夕以冀也昧干崇嚴悚仄無已

某稔惡死不塞禍家君奄棄諸孤摧割萬狀偷爾苟活伏承尊慈遠頒賻慰𠂤任感泣仄聞仗鉞南紀茂建殊勳斯道妙用格天震世甚盛某罪殃餘息祇恐溘先朝露弗及快覩凱還謹遣兒子某代申謝私遥瞻旌纛𠂤勝隕絶荒迷失次

上邵二泉先生

闊奉教範積有歲年睠懷造就之私未嘗一日忘拜賜也伏惟執事年德彌劭聲實並隆無任爲斯文忭慰某志業疎迂抱病山谷矙然故諸生也時從長老憩棠陰頌餘愛耳敬修啟居千萬爲道崇攝不宣備

上湛甘泉先生

某惡稔禍鍾家嚴無祿日月不居奄將就土酷罰殘息無望更生惟是遺行一二恐遂泯焉無傳不肖孤死且

不瞑伏惟執事大人辭嚴衮鉞海内迷于檄外事闗述作僉屬信傳不肖孤舊執羈絏之役恃此輙敢忍死狀述先行一二以陳于下執事伏惟夫子矜而賜之一言以信其小善庇其遺孤海畛山崇曷足仰喻恩睨阻遠不得違次踸請謹托吾友蔡希淵候領裹事日迫伏𠙖以須荒迷無任哀祈之至

上祝虚齋先生 二首

某勝衣知學逮今抱子猶夫人也頃讀揚子雲書務學

不如務求師始自憬然伏惟執事茂實望隆抗顏作模遠近之士從事斯文者屬武取衷焉矧夫末學近產里閈辱在肺腑於攀援為便敢以文質乖陋不足仰承為解謹錄其所撰詩賦若干首序記若干首以先大道未聞徒飾末技自知不足藉手以見執事姑即此而觀焉占其他日可與於斯文與否而進退之幸甚

俾還備諗尊體康豫并拜簡書之賜辭旨勤篤若欲進某於道而俾弗終為鄉人感激感激嘗聞前輩以知人

為難後進之士雖沈淪幽側之中以身許人固亦未易
是故士之稱相知者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于異代某幸
在末姻晚學伏辱降屈年德獎引過情使某自信加厲
以克有立受知己之庇固已侈矣豈必執經請業綴墻
屏之遊而後拜嘉貺哉又念世俗人一遭人之恵顧不
以至公相期而趨走門下以畢昵自親非惟自薄抑恐
待知己以不厚是故某惟思少勵志節報國士之知而
已關中古王者之所都風氣靈異士之冀北先生鎔範

之下諒彬彬矣山林草澤夫豈無奇偉自重抱道相時之士出於門下耶亦嘗一曲垂意以禮其者禮之否乎遑遠左右不聞至論便風時賜教督以終大惠蓋唉一觴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

與鄒謙之太史

都城獲瞻道範寤寐時切向往歸值愍凶屏居荒阻罕值京洛之便無由一致渴懷日冀大行以昌斯文而猶爾差池時固有待耶遠寄志刻申諭良知殊極明切端

拜相成之惠敢不奉以周旋但恨夙生韋血亟難湔滌耳疲薾不任趨侍苐切悵徃驕暑千萬為道良食厚自愛

與劉梅圃中丞

某學晚多病孱劣無所堪可於時是以方進亟退為終焉計巖栖十許歳遠近親知已忽忘如隔世執事乃以不祥姓名玷薦牘中莫知何以致此伏惟執事間氣名世之望齒牙餘論當時畀代據以重輕猥及孱劣冐克

仰副弟知量能度分卒歲山澤為信道知恥之士茍免貽辱知己以為報爾雄章頒示手之三覆不能舍什襲藏去為子孫榮西望旄戟伏枕不任向往瞻企之至

與汪惟賢太守

往歲薄遊南都獲瞻教範方毅敦碩諸先達中私衷尤切鄉往自維疎戇厚籍護持感激曷敢忘不敢言謝恐自外於長者云耳伏惟執事厚積重望方當致力中原而遠守百粵然使文治興於徼外稱自執事始則又廟

堂簡任之意也風便勅狀布區區惟為民倍百加愛

與許廷美方伯

枉使臨存教慰良厚具審春和台候百福某昔備斯文下走獲承德範日勤向往多病跧伏弗能一望履約為恨仄聞吾友伯修不禄悼痛累日下諭顛末復聞經紀其家髙義凜凜某徒切愧歎而已未間伏冀為國加護以佇詔徵

與東橋顧華玉參政

春和伏惟台候百福某夏病跧伏荏苒歲年過辱貺教移文督之就列敢不敬承不幸烈禍積痾之後羸憊不任冠裳厚負上恩祗辱嘉命㠯任惶懼伏勤移報俾得待盡桑梓獲免顛踣修塗無任感荷

與莊渠魏子才學政

某今之鄙人也心實向善而氣質昏弱因循歲年已幾墮廢比夏納謁執事深造厚積雖未能測其涯而容止辭氣種種皆教向往益切疲踣稍稍自奮秋領墨教惓

惓欲引某於聖賢之歸先生固與人為善之公某不能不私以為惠耳始思日前向善而今猶夫人蓋皆意氣自矜以徇外為人初未嘗著實向上迺今不覺爽然自失且悔且幸知有不容但已顧不美之質荒惰之志望聖賢科級猶天然不免猶有畏難退屈之念時梗於中奈何伏祈不憚終教某赴限至京口疾作不果行令奏請以待儻獲養痾山中更乞詳教將服膺以周旋也冬寒伏惟為道厚自愛

與南溪吳德翼方伯

溽暑伏惟台侯百福某病息奄奄僅屬長晝閉關編摩往迹似略有緒憊力不能就正有道為恨粗具稿草企俟裁教未間千萬珍攝以慰邦人大老之瞻切禱

與毖齋查原博參政

某非登高能賦之才公不知其不肖督以簡槧之役抒思成辭苟以逭咎伏惟是正登卷

與朱應周參政

越山對雨舊愛譪如歸病闕然久不報雅誨英風夢想猶恍恍也共惟賢勞場屋為時得賢某跧伏林廬但深慶躍顒狀敬致勞苦之私伏冀尊生養福以究大業不宣

與鄭伯興考功

闊違德範無任瞻企恭惟賢者當路海內之士爭自濯磨思出門下某夙承知譽進備采擇尤切大願奈何數奇疾劇醫藥罔功進退狼狽謹令人抱奏惟執事加憐

曲庇之使歸料理曷勝感刻知己之恵

與孫山人太初

道況清勝良慰僕屬望執事詩云乎哉伏惟著已自愛一力聖賢之學使吾道不孤甚盛顒問行李更有浹日之蜀當接滕竟日以究髙論

與衡山文徴仲内翰

僕奔鶩塵埃江南山水日夕神往況公山水中人耶妙染乞時寄惠其將神遊其間如陪公巾屨也

與崔同仁少參

某昔遊諸生間謬辱奬譽過絶等倫感刻知己曷其能忘頃獲通籍覊於班行無由造叙此懷爲歉仄聞遠仕老歸淸約如昨某愛莫能助願先生益終此道爲光令孫去謹勒手狀布區區

與徐子謙太守

頃歲道上國辱禮際重以譽愛甚篤矢藏中心不辱道義以爲報耳循良政成波及鄰壤某時得泳游匪直播

揚而已

與況廷光大尹

遙聞楚氛甚惡事儻或然四百里元元之命君侯一人是寄方今所以慎固封守練足兵食溥征緩刑綏善禁姦義結人心静鎮浮議以防狗鼠乘時之奸憂民者諒有成畫矣賓興有事當路者欲於執事委重焉緩急殊勢識時務者似不得舍此就彼也杷人之狂惟執事察而圖之

與郭于周大尹

彌冬雨雪殺氣過嚴敉麥野萎父母斯民者諒隱於衷久矣春來物態生意一新惟仁人寛卹涵煦以順陽和以消陰沴當必有出於時政文法之外某抱病山中方日望之

與張元傑給舍

闊遠德範洊歷歳年夏中乞告人往扶櫬遣狀徹從史否旋聞公爭大議去國某雖跧伏草野不能不為時

扼腕豈特歎息私公耶高情雅度自知盡分而憂國者

日冀天定以還偉人風便謹勒手狀候安否

與鍾西皐彥材太守三首

某積痾待盡分久自安名流達黨不物棄而惠存之已

忝博愛執事大章朏䀿作意寵嘉則何能堪三復慙佩

而已殘息喘暑裁報潦略伏惟容察不宣

闊奉音塵悵望勞結忽辱雅製緝繆往復甚厚況復過

示謙光輟惠珍刻感激安可津涯巖廊風望時當急賢

尚爾養晦窮𥡴為海内遲之未驛名間千萬為時厚自愛

日枉臨存重拜加惠感誦曷之能忘諸孤躝進曷敢弗

揆幼學驅之競時速化古稱日暮途遠老獨不幸似之

冒爾匆匆非本懷也誠不自意獲武賢震器餘塵復藉

大老為之司盟豎子因宗有弘休矣教墨云云敢不奉

以周旋倏請諸凡未及伏乞一一指揮

與徐東濵子正三首

比聞南轅病體未能往唁春會王子揚知兄於用舍之

際已自洒然僕更何言伏惟老先生太夫人眉壽高堂古人所謂不以三公換一日之養之時兄及時承歡養志真樂無涯僕蓋不以啫而以賀也薄物奉見區區千萬撝入

教言妙語并辱盟而展誦嚥以秋泉波潤稿瘠矣共審侍奉多福吟社高情樂事甚雅某懶拙日課耕奴暇則松根團蒲栩栩飽睡耳兄能過山中譜混沌乎

某病伏闔僕時稔玉體健勝於邑人来者以為慰過辱

書問殤孫感刻感刻僕瘻卧靜閒竊窺造物大意則玩弄爲娱或者惡其不恭摧奪豎子以警之耶是可若何夫亦順受之而已耳

與錢海石懋垣司諫 四首

僕削迹周行晦影深谷二十許年海内志義摩切之交邈如異域端居丈室博擇先民反求初志以自厲然時不免伊誰與語之歎夙欽英望思爲執鞭多病錮而持之過辱執事不以沈廢顓戇迂爲非偶取之於聲氣聯之

以婚姻比迺儼然臨之儀物盈庭誨諭彌日反身之學
體國之衷俾得一二與聞不覺神酣心醉若客遊萬里
歲晏始歸而親暱舊故相與抵掌談所涉歷慰其辛苦
也誠不自意積久離羣復此大快耳惟兹春序向和使
軺臨發乘間呼舟金斗玉帶間其當扶曳支離以武餘
塵為信信之遊幸甚
伏奉高論星變仰觀博古之學憂時之誠傾歎無已僕
常聞之師中土文明火地每值歲之丙午則火盛極而

變往往多事皇初載籍未備傳聞多訛無庸解說越稽春秋以來凡當是歲鮮不禍應惟漢武帝世祖唐文皇宋真宗四朝獲免而武帝征伐禱祠幾續亡秦世祖承王莽更始之亂因天悔禍之初文皇亦以末年征遼大役武氏僭亂亡將及矣真宗差為太平而契丹敗盟天書誕妄東封西祀虛耗海內未為全盛也入我天朝初丙午為元亡再丙午為宣皇之元三丙午丁未為憲朝之末今值厄運而聖德消弭卒無其應天下蒼生之福

也然比日雷電虹霓非時大變頗駭羣心說者疑以海
舶應之夫海賈擾攘自是付託非人變通無術張皇迫
逐致然所謂庸人擾之者也愚策特費一提舉司官吏
監督互市自可一疏而辦所謂化盜賊使為良民妄見
殊不以是為意也承諭及出處僕未能測知執事意之
所存特念天子方譴柄臣屬精更始以執事強力壯毅
望實去國中外疇能舍旃但世變江湖仕途如棘若既
出旋歸則致身之義其將謂何故願高志先定徐觀時

宜斯出處無悔矣夫孔明無所遇合終為南陽布衣耳歷觀往哲高志雄才甘於埋光草澤不屑輕試其身誠以時之難也僕衰鈍退怯僵卧空谷幾四十年故欲獻其愚嫌徇己見訥訥不能出口特以葭莩之倚終不能忍冒昧一言之伏惟不以卑論擕外

共諗使節遠自日邊指湖南以盡海徼萬里宣上威德甚盛某病廢空谷中無由快瞻為歎比辱貺賜誨函責之委躬陳力此某之分也敢弗奉以周旋特艱虞速老

精已銷亡苟懷一丘偷延病息聊以卒歲耳親教曷從

祇切神往

僕聞之婚姻各惟其類太上以德義其次以門閥其次

以才以年至流俗榮利焉末矣僕疎寒固迂泥迹樵牧

晚舉兒子聞造狀岸甚野過不自量敬因媒氏通誠門

下僭乞姻盟伏承執事不遺弗類惠許愛子壻兒聞造

自茲得御賢達或免終涸俗流執事榮施於寒宗世世

有弘休矣不腆先給告之遺薦幣納采因以問名眇焉

無足藉手伏惟執事古風高致或不屑意於時之珍飾麗觀而以志義之末許僕萬分一亦可以承下風刞澗毛行潦明信可陳矣恃此無恐少儀副封并賜撝納

與一所金汝白督學四首

別久日深悵望比想身心工夫漸益精密顧時俗所習人情所安能漸摩委曲以合於理而不索露其斬絕可駭之迹似更盡善況夫處人與律己異恐宜更寛一步勿厚望於流俗人以為何如

嘉禾執別來歲又幾半音耗闊然季秋得子揚書云汝白一疾幾不療驚怛懷注彌切冬初書報勿藥喜慰無量不啻尋常音耗而已汝白素弱積痾之後精氣未便完復尤宜擇醫藥慎服食禁勞慾倍萬調護切禱某二親粗安婦子無恙但一身困冗行怠學廢負吾故人甚切愧懼所自恃者正汝白所謂空志耳養心讀經之言甚善矯飾爲人之戒切中某膏肓敢不力自克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毅則汝白能之或於弘上更當加意

為學應務皆然汝白試思之以為何如便風幸不倦書

劉數友中某最孤遠賢兄弟頗常在念不宣

春和教暇多福僕比歲憂病再承賻慰遠道勤念益信

布衣道義省已淑人舊學諒益醇篤來諭此官甚勞然

不得辭所貴正範端習俾時收實用為不徒也僕病日

深錮分守丘壟所冀麗澤餘波霑丐枯瘠幸甚

僕久屏幽谷平生誼舊音耗無由一通三月中容菴書

報尊封君并太夫人繼違榮養驚怛愧咎無已緬惟孝

誠純切日月踰邁摧割未夷宜匍匐哭慰奈病體憊伏積久童孫未知拜起田僕鮮充使令東望悲悵徒切一所端居久養身心工夫諒益深到令郎必大成立然無可是足時也某惰陋無進但硜硜不敢隨流自辱然視昔所期則已厚負明師良友風便馳疏想及祥禫同親之愛自等越人罪愧無所容追千萬節哀從制以崇大孝

與容菴應邦升尚書 四首

春莫徐北舟楫差池雖便風兼程歸心稍快每念邦升獨處無聊輒復耿耿且欲聞直言如對燭敘别時何可得也某二親初適婦子無恙弟多遭外喪役事致訟驅馳無旬日寧孤陋值此荒廢可知獨惟空志猶崛然耳吾邦升以剛明之資操邁往之志願再加堅忍縝密之功何遠不可到教某不徒從事儀文節目而一力於讀書真對病良藥愚意則謂讀書窮理固養心一項工夫然居敬靜虛以為窮理之本似尤源頭當著力處否雖

四書六籍聖賢大訓不免徒耗其神於章句文字間耳
邦升以為何如塊處窮鄉同志星散南顧凄然況我邦
升誠直懇惻初終表裏一揆交游數兄弟中某尤所倚
仗便中萬萬不惜手札以督蹇鈍
憂病沈淪如與世隔故人連袂徒步弔其不幸於窮谷
中燠休通昔槁死形神旋有蘇意曠情殊義感泣無已
竊覩比來德業日新去某不啻倍蓰但好勝時動客氣
取善或念舊惡似猶有舊根在力消融之則某之師也

某衰病奄及祥禫累然未任衣冠榮名未盡忘懷精力殆弗可強亦任運委時已耳吾友卲思抑便布起居思抑力學與善僕資之甚厚邦升與處當有弘益風便萬萬以所得惠教至望不次

去秋聞邦升轉轄江右計與汝白日夕道義切劘為賀僕且以不與霑餘潤為恨也周懋登冬還承惠手尺惻惻閔念毀瘠僕却以病不以喪乃今稍克支吾但終不耐煩勞耳來諭似有歸興恐未宜然邦升才志值茲明

盛中道卷懷平生小小違拂何太不廣耶古稱做官溺人志要須超然無累為期不以必退為高也僕顓拙沈痼精力萬不可强所敢以退自安者有如日西望顒顒千萬善餐遂學自愛

歲晚知舊永別中離時切感悼又或爽節初終不免惋恨惟三二崛然金石交又復星散更何能為情僕空谷深蹤杳聞達途之耗秋中得一所書知容菴藩翰滇南睽越萬里神魂飛不易到倍增寤歎耳僕浹歲血疾一

再瀕死幸爾得甦山村少事病鄉無擾閒靜養心老獨次寥頗自知命而安之休休自得絕省外慕他無長進可答雅望也

與鶴山王子揚 二十首

行時嘗一簡道別來此偶承諫寮之乏昔所欲言與鄙夫人之不言者今皆茫然未得要領能言不難言而有益不易兄將何以助我欲人潘薦叔好古而達於辭令之隽選也去爲樂清兄雁蕩勝遊得東道主矣執手之

懽歲年爲期奈何

上東門執別已三閱月病懷時事恒在憂虞中真以日爲歲頃得賜歸始有見吾親并吾故人之望病軀緣是差强而時慮更切實不敢以歸爲幸迺今傳聞日駭事勢日危旦夕念北如昔之思南奈何奈何徐曰仁竟作泉下人傷哉傷哉邦升疏請南曹蔡兄力乞校官想俱可得汝白卓然有立吾黨增氣守中兄地居上游可虞今亦已還兄去國時謗騰涌同里或猶見疑恐疾惡已

甚有以致此責已遠怨爲善大抵居鄉恂恂似不能言
遜言無道之邦似是吾徒居今之律令而許子將王彥
方是或一道要未可盡學耳
室中之變遠枉使問勞苦備至感悼彌切老大恥爲兒
女態但竊自憫不弔于天再世罹此巨創感念舊痛心
焉如割耳
危病淡歲而蘇幸復得請如再有此身身外事一不關
念惟生平知已猶尚耿耿胷懷間聞爲吉水力希古人

人之政惟務實無倦克終嘉績為慰

闊别疎問此心無日不三四至兄所也弟家蠱紛如疎慵加困獨歎丈夫經濟豈當習之米鹽薪水之課耶行且棄之客遊江東矣兄何時可來當除館以待候人教尺三至别緘尚多浮沈兄夙夜在公勢何暇及廼爾勤辱彌見平生矣某自嬰禍難血氣日衰神守不復僵寒嚴棲分為清朝棄物寧復更有遠志以從教援兄交誼多情請姑抑制當自弟始以信於海内士大夫曰相

知相成斯誠善矣弟亦與榮焉山廬粗就料理過兒折肱再完但癡肥不了事都不以挂懷抱矣悵望北雲無任悽斷

一別改歲冗累增劇真從傀儡場中度世爾時見聽光大師怪語供笑劇如荆卿狗屠暫相怡悅耳

山中忽遇溫人授書疾讀得平安字甚慰三復之餘旋疑前此惠教魚雁似尚浮沈抑使事有程不暇作長語耶何經年一紙漫爾涼燠數言外不一語相策勵也鈇

望馱望

向熱鈞候多福祝思允書回致兄欲相推挽之意懇猶未已某於兄更何間然纔有此懷便從兄開口因之報答上恩亦結髮讀書初志也但夙夜彌痼野性已成不復可任驅策去冬手築繭窩於妙果山令兒輩死便埋我兄無祇勤吏人矣叔夜之僻僕頗同之但不忍巨源兄耳因風聊復奉報

知已中年曠隔燕越常自惻惻於懷不但作惡而已妙

語遠來三復怳見高懷懇爾獨至蘭絨精縟曷稱衣被某年逝力屈平生嗜好不卻自遠知已尚欲鐘鼓爰居邪茲冬山中殊少雨雪芒䕸短策時與村農谷樵倒一尊於夕陽籬落間布褐甚溫菜菽甚甘野語甚洽兄軺車乘便一過星涯農談半日恐亦不惡酣餘風便草草不盡

經歲一書夢想徒渴弟山居如在井底猶聞吾兄多謗芒刺切膚溫俗不淳乃爾豈兄疾惡過峻太不自恤以

輕犯世患耶北行擬孟冬之晦便風能時惠教督否

承訪北行事宜隨幾順應不敢逆度但弗宜以迹自異而為衆議的耳太史公曰道固委蛇請更商畧之繭製并往遡風長路中若時相溫存也

遠慰多難别去倍隕絶襄事以來神奪形瘵皇皇日不忘死與兄習嘗夷險由壯及衰寧信覆載間有此艱危天日下有此光景獨金石故人時復耿耿於衷若死生以之者耳出處去就僭嘗奉商高賢明義但步移影變

曷能遙度昔人所謂冷煖自知耳今日睿聖厲精賢雋
奮庸舉措興革咸暢鬱望兄展其平生懋樹遥國勲猷
不孝苟活跧伏巖棲竊獲自附景仁有餘榮矣徐生去
倉卒無次
夢想風神日增勞結空山僵卧罕逢佳便可附只尺耳
其舊恙日劇量能度分必不可再出壞其平生為知已
羞但惟此中紆鬱幽懷形影知已無繇致之左右一相
印賞故才欣然處便覺耿耿耳江湖日逺晤語未涯千

萬為國厚自愛

沈提舉回承寄哭先君二詩一展軸間聲與淚俱不忍終業兄掄材致理德澤良易遠及要須胷次蕩如太虚不以一毫愛憎先入為禱弟病益沈痼攝衣應客輒僵伏移時想非久交還造化舊物耳山廬粗衛風雨兄大拜歸寧道此有對牀處矣

仙舟丙夜飫聞博雅之談渴懷沃以甘露矣繼欲請益山鄉絕少良便寤想勞結奈何奈何伏承教督陳義甚

高三復卒業不覺感涕朋友道喪久矣斯義古人無幾令人未嘗有者僕何幸蒙之抑何德以堪之感激感激僕贛愚昧疎迂不適時用尚論往哲已愧舊官今更何說是故不復敢以出處之宜請决知已過煩明教適契僕心兄愛僕者真不殊僕之自愛矣况今時賢滿朝新進連茹僕養疴巖谷彈琴讀書詠歌先王之遺風於風泉雲石間萬分一得附古者求志有恥之士以不終辱兄教所得不已多耶兄方抗顔師道尚祈力抑澆競不眩

浮華德行一科教本所繫必詢合學諸生所推服者體貌其人而風厲於衆亦自足以興讓德師師之化矣貴恙喘欬已安佳未遠涉江山良苦秋老氣勁慎護風寒懇禱不宣

幽谷深蹤迴絶周道大旆去涮不得掉尾驛舟一話心曲至今南望悵然爲恨爾後聞兄名位日益崇勲猷日益震耀光韓公之烈以紆中外南顧之憂經濟雄略於茲一展甚盛竊惟吏㢮固人類耳乞不以深入多殺爲

功至誠孚格開諭招徠祇勤單車可無血刃不識近事能如昔人否但令南鄙之患手足風痺也腹心之恙厥有攸屬兄旦夕入柄樞筦必先厚培元氣方當致力中原奠鼎盤石懋建大勲以齊古社稷之臣惟日望之僕遠屏巖栖抱膝詠志寔奉至教以周旋相成之惠銘藏肝腑矣昔諭老成静退浮競典刑僕何敢云云也但庶幾乎往哲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云爾

與張蒙溪尚書

某抱病跧伏積有歲年自分見遺達黨久矣伏承執事作意沈淪命舟載兩百里外入幽谷中高格勝度感歎何極繼承妙翰大章品題丘壑三復卒業藏去為榮甚盛弟詠歎溢美内愧弗堪又將辱盛舉貽明哲累為時公卿下士之懲則甚懼耳

與文溪鄧士魯 三首

某曩自執别蓬山病縳丈室間幾二十年分與人世隅絶遠矣獨兄愛時時膠於胷懷殆氣味之殷曷可喻之

尋常交游間耶錫山嘗兩致問意皆書郵浮沈旋聞兄歷坎坷永歎莫之能助某積疢殷憂諸拂意事大略與兄等耳頃聞賢郎高舉羣季接武駸駸兄且食天定之報矣某長子早夭孤稚如弱草不可風兄諒為撫掌一慨祝甥世禄來南雍便力疾布襞積之懷

舍弟過家知兄得還無錫久鬱之私一旦洗然伏惟清忠上壓殊眷出播直聲起為舉首兄所蒙被亦榮矣超陟方爾狎至千萬益厲遠猷以酬大造無任私禱

入夏徂秋小介三行三尺艱虞多故若與世左非忍自外於篤愛也僕舊疾餌术膏良愈但積憂早衰齒髮已失故我恐不復能備清時任使耳晤語未涯北望不勝悵往

雲村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村集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曹希焜

雲村集卷五

明 許相卿 撰

書簡

與端峯邵思抑九首

郡城草遇驩洽昆弟語深及出處事宜類以僕為有知者自惟空疎何以當此豈足下謙德之恒固爾耶抑真有取於僕也伏惟足下盛年重望名位未涯而明哲幾先收身青紫紛華中使廟堂知區區之不足驕士為吾

道增氣甚盛僕安所容喙念勤問不可虛辱乃輒左獻其愚甞聞告君之言要在委曲詳明達下意悟上心而不以簡嚴為工宗賢之議嫌涉矯亢來諭當甚僕意則謂足下業已引罪而衹以病乞致仕若豫自規便取必於上亦似未安或云伏乞明正罪罰放臣歸田為民以為惕威昧義者之戒若憫其孤寒迫脅得從末減與以相應降調職銜致仕以冒餘榮以理病軀陛下踰常謬恩非臣所敢望也如此庶足下謙畏自居而吾君得處

其厚似兩得耳萬一不然孰事雅尚不妨自遂而天下公是固在於令德奚損乎野夫啇略宦情如山谷中人浪傳都邑事漫無足憑惟髙明采督之

僕有友沈槩嘉善人也自童丱時夙以文章名節自厲逮今凡七困場屋其卓然自信者屹不為動也為文祖先秦兩漢翩翩有逸氣辭賦詩歌亦往往奥雅可誦事親孝與人信輕財好義有國士之風故憲長半江趙公大參莆田陳公今方伯陳公五清劉公督學時並加甄

賞而劉公知之譽之尤深計兄亦嘗聞之矣日者學政隸人賄敗欲汙名士以自解而槩與焉謂嘗納賂以求援例此蓋當時劉公惜槩久滯之厚意而非槩夙負自處之本心也槩曾面辭人多聞且見之劉公既遷槩又呈縣繳文以辭司府縣有吏司之蹤跡明甚顧恐崑岡烈焰玉石不能自别耳僕病耗巖栖少且賤未嘗望見諸公之旌節哀憤不能自達而兄晝繡道杭周旋諸公間為深況兄之知僕猶僕之知槩得槩之平生於僕可

以知其不誣矣伏惟諸公與兄志存當世哀窮悼屈體
士惜才固其分也抑其責也願借一言轉布之諸公面
試之又加察焉不如僕言甘伏欺罔或因是而槩獲伸
於知已出之塗泥收其尺寸槩之幸也諸公之功也僕
出位之言之罪不敢辭也惟兄垂察焉
入郡會諸同志聞兄所造益邃而真廼知身心樹立者
作用自别更望精察力行以希往哲甚盛僕困於家蠱
去住不能自主逐逐行隊知已者將何以進之亟欲造叙闊

懷而事故相左美之諒能述拳拳之忱也

枉教誠篤别去悵如有失疎劣所恃二三良友惟兄差近時得求助承諭洗除舊習玩味義理須從身心着實體究眞某對病良藥感刻感刻約訪子才盛意欲策蹇劣同入君子之域至願至願但上下左右士論躋祀先高祖於鄉賢過此敬從後乘郡令政益明審僕何能少助似剛敏上稍宜加意兄再契勘試爲言之

去歲奉教周旋遂克茍完病軀端居深念古所謂異姓

骨肉吾兄愛僕者似之感刻感刻寓武丘時子才來會
數日夕受益良多大約謂疎謬者須痛加持志之功以
勝氣習或有所得必作用體驗斯益自信有進步處耳
荒懶尚多愧於其言歲月忽不待人奈何惟兄幸終相
之
夏中因風寓書徹從史不閣下今日所莅士之冀北倡
明斯道以興起同志舊學恐不為小試矣是以僕於知
己有厚望焉僕日遠教督退鈍弗前千萬不惜時惠策

厲使承下風

曰枉使教遠慰摧殘無任感泣惟兄旬宣之澤與江漢

永甚盛舍弟檣少孤而愿先君命某句讀督之頃獲旅

進試吏武昌備屬吏下陳學晚而政未達某不幸其得

位幸其得師也惟兄視之猶弟惠教俾免顛仆獲成先

君字孤之志某旦夕且死有以復於地下矣臨紙哀隕

大拜過家惡服不得走叙闊私甚恨兄屏翰南服責委

甚隆柄用非久繼至頋葢宏遠猷以副久要之雅某殷

憂積疢形神銷亡志業頽廢將負襟期安得執手永歎

為別

書使召見憊伏不任趨走只尺相望彌深悵往某自罹

百憂病侵老迫坐負清時徒竊寤歎兄知愛弗忍遐棄

何以畀之使自力於夕死可矣之訓尚免沒世不稱以

為兄叅江湖日遠晤語未涯時因風翮遺之好音

與泉亭吳維新少參三首

再貶墨諭病不時報少間倩筆以塞下問夫史莫難於

志來諭立例簡嚴無所容議僕所為父兄致私禱者歲徵賦役𡠗實大書人可稽籍坐見而猾胥不敢大肆巧誣是兄筆端之口流惠無窮矣然須嚴俟審覆關報為據亦不消多著語也風俗之敝僕久痛心憶自兒時見曾大父行多朴野真率今諸後進文采軒然將鄙故老為長物而敦篤浹孚之意殆鮮雖大地皆然亦須慨歎數言賢傑有作或緣而力矯丕變志之助也幸毋小獎郁郁以長此風況今所謂文不過排比爛腐修飾儀觀

外矜辭貌而內無忠信如優人習禮正不堪著眼者耳於文何有詞賦恐不必載但時挂一二精語參差隱映其餘似不勝錄為難測若一一舉之𡚁邑之陋反更索露矣何如何如兄又欲僕分勞著名其間如唐宋人修晉唐書例僕意二史列著史官姓名殆簡袠重大分曹置局以君命臨之今此數簡小試發硎固以迎刃恐不必為此彌文也竊意志無定式因地為體因事為用難主故常要在言約事該如老吏斷案鑿鑿可以信傳斯

不刋矣諸如郡邑志之不能久存無亦循襲多而猥雜可厭邪殆不啻張先生所謂言無體要而已至夫否臧去取則我嚴侯明見之審執事直筆之任僕邑人也恂恂似不能言守此律令焉耳僭甚縷縷

幽屏名跡薦論偶陳吾兄又峻督之臣子大義敢弗與疾周行而所欲懐安一丘自為名高者有如日但積疢殷憂之後吾精已銷亡矣性復疎曠乖時恐一出喪其平生重負恩私遺辱知已何以見吾黨之士是以將終

混迹樵牧俟命首邱倘愚計之或未遠失者耳志事易
草文獻有徵良為邦君邦人士謝不宣
賢郎遵晦髙舉兄積慶善教胥見之通家喜躍寧直恒
情但少年髙科徃哲亦所慎持惟顧諟吾兄命名之義
以紹世德僕切私禱過庭諒已素講矣穡事收拾蝗餘
山儞兄劇稽賀千萬照察

與白浦朱守中 三首

雨中邂逅遂弗成賀再訊候人使車已移轍矣伏惟名

邦司理舊學展布想當沛然一郡生靈司命頗無易視也弟欲僭端其愚喜訣而愛太泛自廣而事多忽尤當屏絕異色疎遠群小使耳目蕩然無所偏寄甚善弟遠教寡與便風時惠鐫切使得勉策駑駘不貽初盟之羞無任傾佇

子揚北去附致區區徹從史否比想體力佳勝弟病鄉侍藥耳恭惟太夫人多福賢兄弟無恙兄得專意體國甚盛某孱軀俗累舊疸就荒恐負愛望柰何風便布此

千萬審時厚自愛以慰傾戀

閲歲不聞京洛之耗時聞宅中平安報為慰弟獲弛於負擔料理病軀以與老親弱弟相周旋緊誰力耶骨肉之愛何以逾此遥聞墜馬移疾久望杳然想非久事事意急賢之日自不可無兄耳

與李白夫州牧三首

别逺萬里時更十年交游聚散更十伯千人心目中常有吾白夫也往歲書與二綾自高汝白至今春書與象

梳自進士業應期至及秋詩啓篘芴自舍人馮立至故人之意戀戀如此自愧何以承之恭惟再牧遠郡力追古人為吾黨光甚慰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蓋已可徵願益自信俾政孚教洽後稱南鄙聲教進於中州自吾兄始僕日望之平明之朝當必有知之者僕德業不修殃咎類至九年之間再喪其偶初冬又將攜稚子南還劍州學記非久作畀蜀省令紀嘉績送行敘未暇追補應期近牢鄰邑誠亦易達也萬里緘書神與

俱去

京邸眷存道義之愛倖於骨肉以言為别心許久矣僕不幸途次幾死於盜家食仍困於病山妻近棄諸雛嗷嗷膝下惡抱如酲未嘗有佳思到筆硯間負約知罪伏承守劍專城師帥委寄甚重㔁民即杭民也兄能以教杭者治之而居之以恒持之以斷不惕於勢不遷就於俗不顧計於升沈則古之循良將可馴致僕即有言何以易此相見未涯延望豈勝淒斷

往歲傾蓋之逢已知執事志行當屈古人與相上下西南奇秀鍾于山川廼今不敢盡信昔人之言手諭石刻之惠益見盛心尋常交際必以遠大相期某敢惟迂放自諉以負執事

與我齋蔡希淵督學四首

某疎淺迂聵寡偶少徒執事要以同志進以務實向上之學皆向來交游中所未嘗聞幸甚幸甚顧某積累工夫甚淺撓於外汩於中者日復相尋力與之戰而進寸

退尺不能自將奈何伏惟時賜教切使恒顧諟至望
承教所處詳甚非疎謬所及弟意今日當途所以待兄
非徒私之蓋將作士氣直公論以風厲一時在兄非直
爲貧亦事道也顧兄有以崇正學淑人心丕變一方以
及海内答國士之知者力行何如耳
炎暑共承道候百福弟病息如綫山中過從樵夫牧豎
時共盤桓水石間耳往嘗再寓只尺曾徹覽否恒念昔
聞誨論不間旬月今直計歲年尚未可萬一冀豈巖谷

太阻鱗羽少便抑某罪過自疏不復可援耶兄無寧姑教督之而遂屏外之也

某病甚幸不死遂枉書問感激不遺比稍行歌山澤間蕭然攜隻影耳意將苟完形骸獲免戮辱於此世以下見先人不知未死之前當果何如耳

與桂洲夏公言宗伯二首

往歲大狮經雲貺遺雅什憂病屏居久稽報謝比聞制下遂正台司昌期闊遇千載僅見某憂病相仍僵仆牀

濩有年矣竊惟舊辱游從之雅今無干進之嫌安忍恝然不為世道致深望耶方今元聖有作輔以英才凡有血氣孰不企踵延頸以望至治然凋瘵未蘇守宰數易雖屢聞申勅竟昵奉行害於致理患誠不細矣執事亦嘗畫周審之策展弘久之猷得其人恒其官復如漢人增秩賜金者可乎否也小人跧伏巖穴眛于遠圖慮患目睫然覩一郡邑而天下或可槩見故冒昧陳之以効其愚

某積痾殘息偃卧萬山中過從殆絶遠近親知已忽忘
如隔世仰惟執事顧獨不遺沈淪時加誨飭念故下賤
光於昔賢某自惟屛迹疎野十數年間竿牘之問罔克
一通於京洛薦紳知舊已闕然久不報矣謹馳記上白

與雙江聶文蔚尚書 二首

闊遠儀範多歷歲年聲氣之感通於寤寐比歲聞兄按
閩風裁守蘇惠政與俗自別往來陽明門下又得淑緒
論窺精詣異姓兄弟之許若無待於接膝抵掌歴寫肝

臆為快也僕早志此學晚猶夫人幸獲從兄下風謬塵省闥妄意建白萬分一庶幾昔賢已而意不自得病復交攻不二年所竟自免歸削迹周行遠影空谷邇來竊比古人優游卒歲之知樵牧自營與世隔絶者今二十四年往歲華亭冠服之貺所以惠待僕者不終負矣但溫繹舊學疑滯紛如無由就正有道獨抱憒懣耳風波渺爾晤語無涯願崇令德永以為好

别遠懷企殊渴顧舟卿來辱冠履雲布之惠此野人初

服也知已遠惠重併麗錦矣奔鶩塵坌三物在笥三載於茲林壑興懷愧汗屢浹去冬先妻不幸歸骨故丘茲行及期而病留之乃始圖拜嘉賜溪山猿鶴共相欣戴也希淵行便匆遽裁報未申千萬厚自愛以佇驛召

與彭山季明德太守 二首

都下邂逅遂沐知愛勉以古人向上之學君子與人為善固不逆謂無似非其人耶繼辱墨教拳拳以心學相鐫切殆真謂某可進於斯矣某從前積累既淺麤心客氣

卒未能自克外物紛至不免與之俱驅耳先正謂培擁根本然後可立趨向所以培根本立趨向實用功處便風弗吝一一不敢忘自力也

病耗巖栖百事漠然于懷惟道義交游時存夢想恭惟邃學堅志敏手通才所向無前深以閱歷更當何如僕迂懶頽惰瞠乎其若後矣兄將何以畀之德翊先生去便布此風波如許邂逅未涯千萬順時强食自愛

與磨溪熊以仁憲副

某曩殿班行執事特以年愛過私歸更憂患跧伏十年猶耿耿夢想風采也伏承按節南省彌劇傾遡病不任衣冠望燕已申積懷爲罪顧辱手教臨存嘉果牢醴副之登拜感怍浙河民性馴畏比歲小康兄才望德威自足坐鎮願勿擾也

與横山徐曰仁侍御

邂逅扱聯知愛隆篤倖于兄弟中間去住相失而英風雅度膠於吾心猶一日也祈州政績偉然度越流輩上

迨循良於此見曰仁素學有用同志者亦自増氣夏初
聞南都陟命晝錦歸寧年勞故常不以是為曰仁多惟
高堂壽祉令子岐嶷僕為喜而不寐耳暑毒殊酷惟為
國加飯自愛

與棟塘陳忠夫

伏惟晉陟方岳善人之澤殊為湖南數千里賀某多病
放廢壯心蕭然霜葉矣故人志義久要能不亟訝絶之
否

與勿齋婁存仁太守二首

伏聞親舉玉趾以勤疲民復條捍海事宜下問某病伏九年若與世隔寧有長計可備采擇耶今患固亦天數譬之父母於子豈忍以其病在必死而不求所以生之秋成近䝉海波及田勢甚惶急當堰瀕海內河為先海塘用石如海鹽固善特恐仁人不忍疲民任此勞費但當深基密築一倣昔日故堤叅以近日治河之法更須博擇三五精悍辦事僚吏闔郡不足檄訪他郡必務得

人如漢議河防又必分地程功實舉懲勸似或有濟況漸次講驗又必有經久良便之策出於其間以超始議者伏惟精誠動天寛博酌民顧此何足采擇瞻遡光儀無由趨炙曷任悚懼

某山澤淪廢懐企聲猷不能自達惟兄誼舊愛私時抱傾渴實倍恒情非敢為佞也某本戶税糧往承惠念批從鄉宦自運例甚便甚厚但瀕海旱蝗已三浹歲民力竭矣某坐食如蠧又奪民便義何能安伏乞改批兑運

與里父兄均勞獲釋罪媿蒙被君子之愛良雅瑣瑣伏
惟貸察

與筆峰王應時憲副

某惡鍾奇禍天不速之死而奪其所以生慈嚴相繼背
殯不孝未得相從地下纍然苟存殘息於苫凷間安復
知有人世事故人枉書讓其疎問罪戾餘生益用隕絶
不能卒讀矣周生以其父臣貴屬校官力請報書中及
之某識周生自兄書郵始遠道寒𣫃使有溫意何如諸

所欲言或未即死圖史布之荒迷不次

與白山倫彥式司成

春和伏惟台候百福某違遠德範幾二十年比嘗卒業南畿試録序渊乎謫如也竊窺德業遠詣鄉往益勤執事方以此學教天下行以此學相天下其將挽澆浮而還敦慤甚盛某積疢殷憂日夕鄰死殘形餘息偷延空谷中分無復僭望於世惟英賢入當台鼎隆世道幸斯民者日勤望之

與潘薦叔憲副

某待盡空谷世緣如掃高賢志義獨膠於心時牽夢想阻越無由一布之只尺耳伏承信使多儀遠逮深谷感惕何堪僕病伏不關時論奉諭閔俗仰窺當世之慮夫俗漸以下勢也頃乃頓改兢趨可駭厥或有開其先者執事日夕入秉樞筦諒當植本握機以拯之猶可障其潰决此真執事事也僕方將藉焉優游聊以卒歲矣

與梓溪舒國裳修撰

兄危言大計天下知之僕則以兄占世有隱憂焉不知涕之既隕也履變孔多閱理彌熟今來所造詣所謂將降大任焉者天意有在私望甚侈吳德翊先生去便勤手狀布區區宣公奏議奉為忠讜助風波如許邂逅未涯南望曷任淒斷

與海州廖師賢

冀都邂逅等萍水耳伏承抗章引疾獨心異之別去四易歲此懷耿耿常有師賢也近冬蔡希渊寄惠教函詩

翰迺師賢於僕亦爾懇懇良極感歎伏諗嘉遯靜脩舊學諒加邃密僕病耗嚴棲塊然蒲團睡漢爾吳德翊先生去便勒狀區區德翊善信君子僕之益友兄試契勘何如時不待人願益强飯力學自愛

與蘋谷陳遂初 三首

章江事變甚駭私心劇于燔灼執事義均王臣諒同此懷宗社有靈非久當靖顧恐吾土歲饑民貧或有狗鼠輩乘時竊發柰何柰何幸為寄民社者力贊一畫固不

得避出位之嫌也艱虞之會惟國士為時益自愛

僕知海内有鄭少谷已十年餘寤寐恍然幾見風采來約及少谷佳製并辱三復之餘神魂飄飄凌南北兩峯之巓矣屬有寒疾方汗君能為我少挽行李敬執鞭弭以從春和侍奉多福病夫怯風猶未春服也悵望風度徒切夢想耳未間千萬自愛

吴汝瑩參政

恩舊違闊思即晤教恨不傳翼以風病縛如尸江城徒切

帳望奈何乃勤信使諄諄久要高誼感刻無量重以幣
物牢醴之縟悚愓殊不能堪惟兄賢勞中外某濩落淪
廢分終爲溝中之瘠耳伏惟不遂遐棄便風時惠督之
俾不辱林壑以爲兄羞至願雲塗逈𨒪瞻奉未涯千萬
爲明時厚自愛

與儼山陸子淵司成 二首

某私淑餘論越自諸生時頃歲奔騖未能通謁遠枉誨
函無任慚感伏惟高居靜養台鼎策勲中外僉屬某病

瘵跧伏拭目以俟唐君便扶僊裁報貸察不宣

某稔惡及親圖厳其終而信其善於永永以少寬不孝之譴惟名言是賴日蒙惠諾曷惟不孝没世感泣而子若孫將永憑藉以光寵於無窮矣襄事期迫不得違次以領伏惟矜而畀之

與虞山陳原習中丞

某病瘵空谷分不齒於周行乃屢執事餘論亹亹惠問繼之得非或有妄譽某以欺執事者夙裁之地微寓捐

金駿骨之意耶伏承總憲三河某病力不任道周羈絏之役第日洗耳巖栖伏聽詔追老成亟登政府以福天下冒昧悚仄

與汪德聲廉憲

溽暑台候多福伏承總憲大藩風裁凜如而敦雅溫博寓於其中甚盛某不天烈禍積痾為世不祥人屏淪荒谷朌接親知十四三年矣大人君子之光儀徒切向往安敢輒以漫剌溷閽吏伏辱教函書錦之及俛屈崇嚴

先於萎廢殆執事者微示延攬不已之盛心風動南土耶

與應原忠太史

闊違道範積有歲年伏惟齒德彌崇屹樹斯道之榦尤日瞻企承再道杭郵遺俯問殊感勤愛某多病殷憂學殖惰曠仰負獎援多矣自分迂戇應俗多忤日惟屏迹保身課孫延祀優游卒歲為期耳執事不終遺外仰祈教督至望風便謹勒手狀布區區未間千萬為道崇護

與東圩錢公良太守

谿翁來諗尊侯嘉適甚慰承屬老夫人幽宮之文伏惟愛舊義豈敢辭南溪東濱西皐下委皆嘗副命執事惠顧尤厚僕豈懵然第齒增十年精耗大半病復侵尋知舊報書經句滯閣如斯紀述量力經歲猶不能就緒也學殖蕪廢又未暇支離自解耳

與任闕　庵憲

枉藝崇嚴惠存萎廢下士曠舉薄古属今矣顧某闇劣

無所敢當慚懼千萬登領朋尊酣咏嚴扉以醉嘉賜果
牢敢辭野人之固伏惟恵寛其誅

與蕭子雝御史

違遠顏辭無任瞻企恭惟執事遵晦養望茂膺多福方
今渴賢之日執事志存當世宜重為當世慮恐不得如
僕賤劣者之偷便其私也風便列狀布區區千萬為國
加愛

與南溪張鵠舉大尹 二首

某舊齒過從頃歲守冢移家受釐封内姓名凶穢尚稽内謁顧辱賜從儼然先之繼承信使多儀之及感怍何可當附狀敬致謝私病力未能走煩閽人伏惟賞察不次

頃聞陟郡殊爲邑人惜復爲湖人賀執事雅望方當入贊臺省出典方嶽尚爾迴翔師帥之地固造命者欲使老練民事以爲受大任重之基耶卧病不能往助攀轅奉晤未涯千萬爲國加愛

與平齋沈一之 二首

冬寒體力健勝僕時時隨病支吾耳使惠遠將良荷勤督勸之懸詒臣子大戒義當委躬竊伏自量病力迂才出將有負無補死等溝壑徒辱知己計必苟完此身下見先人為得張静峰實委貽書亦是此意甚感其善處僕也但貧家歉歲欲上疏未能遣發奈何兄家務殷重似宜輟一朓事郎君代勞蓋學者必須静專方見得力况衰年强為浮世所役却與僕昧幾强出者相去恐非

尋丈之懸也

使至不得手諭兄豈忘僕耶適偶倦耶僕多病且喪幼孫老懷惡甚舊疾殊劇時時以不可奈何自寬耳兄傳家謝事甚適但僕僭議在數年前今特差晚也教子儉退固善似須先革其富貴氣習則儉退自若固然矣否恐或不免終扞格也僕空山日與耕樵伍歉歲日甘藜莧食甚習兄或命舟一來共此風味乎

與西村朱元素二首

某獨學迂誕與公等儀觀未相覿觴酒豆殺未嘗接殷勤歡氣勢無所倚依某之屈伸榮辱安足與公等戚欣而動其心耶頃歲抱藝弗售宜黜宜陟之在某與不公不明之在有司與否未白也非直交親者之無介然於其懷而某且以斯文之興喪有命自寬焉公等顧忽然不直有司形於咏什慰諭勞苦若平生歡殆不虞浮實之聲過聽於素而有司一時陵厲頓挫之已甚者驟激其哀憤耶憐才悼屈公等無所爲某則不敢忘也日偕

計吏再比禮闈野性彌自安恬更不假命以自寛矣公等無重爲我戚戚也養高巖穴咏歌太平實惟其時公等慎自愛

過可材訊公眠食多適良慰山人病力事百不堪一切世緣久絶夢想獨未能忘情山水間耳公能時來溫舊約不

與孟涓郭一丈

觸暑臨存已拜勤注侑以儀物沃以清談經歲黄埃傥

偬中人灑然毛骨俱爽孤帆西引神飄飄與畫鷁偕逝矣

與勾溪陳用明

曠接笑言欲見殊渴率爾鼓枻遡泰谿冀良覿晏溫被葛登舟薄午北風頓厲便蕭然有山廬挾纊之想縱帆飽風而南矣造物限人非剡客例公也

與胡靜菴少宰 三首

比辱大旆左臨甚寵前騶巡邏發弗得久侍誨論極悵惋

冬寒伏惟尊候萬福時方急賢執事志存當世而身繫其安危春和已近庶幾勉從簡書以慰天下之望

昔拜枉教兹荷惠存與進盛意何以仰承日惟自策疎劣期不辱高義以為報耳當軸簡命中外倚望已久曷惟某得快瞻侍傾否之會方須舊德望實如執事恐義不容以私為解也聞教有期彌切向往

伏承誨函三復卒業竊窺仁人憂天下之心甚大且遠亟欲身承指畫只尺郡城多病限阻徒切神往伏惟執

尹俯制禫吉將正台司以福天下某衰病未能策羸軀

負羈紲以從猶當抵目為天下蒼生日望之

與董子濤丈

卧病苫塊忽承厚奠高文之辱蹶起感泣為先君稽顙

鄰初約孤雖不肖公或屑就尚勉欽承曷敢越先志

與樂有祝思允太守 三首

驅馳勞瘁不得過從慰若悵望何如枉問喪禮夫俗安

習驟欲反古多口固宜但吾所守或過於中所執或

非其大似當避夫矯俗干譽之嫌以近人情若其大者知之真操之力生死不易而況於浮言哉於此惴惴或恐見不定内不足耳要當勉求諸己可也大戚中有此逆役伏枕徒爾神往

伻來墨諭陳義甚高似於知我未盡故再布區區僕行僩諧俗此得吾弟意氣相知輒爾受惠自附於孺子爲等儕飲食之義今之人沾沾自好矯竊古人之似者有之矣實何有哉而弟槩以僕爲徇世且鄙其學會獨居

之男子似太隆末俗蔑古人而淺我也夫僕昔匱而受今足而歸我弟知其不足而予於其足而取是之謂直是之謂義必欲辭之以為高是不免以僕身為溝壑其為愛我耶原封繳納顧益力古道追古人異蹇鈍以達於高明則相知出於尋常受愛更不可涯矣

令弟來言買山事聞之茫然豈傳言者誤兩曾參耶不爾知我太淺矣唐人詩曰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為兄誦之

與萬鹿園都督 二首

某病廢空谷十年餘不知有人間事矣獨於吾兄遠心勝韻時時悵爾神往伏聞大故抗制用情良為道義增氣憊伏弗遂把手慰苦為恨疆事孔亟世祿之英想亟搤腕諭及出世之旨見解益玄起而作用當與時流自別風波未涯千萬為時强飯加愛

僕屏跡巖棲二十許年疎懶自外於達黨以公之超俗逸群素所向往不能尺牘自達其區區曷任內愧伏惟

玄探妙解試之功業作用必大有得力處非槁寂所能窺矣

與僧石門秀公 四首

敬問石門山人無恙走養拙山中眠食粗遣須為國事抱漆室之憂山人慈悲當亦為衆生煩惱耶遲一兩後載月徑造東林也

今日訪公五畒山房公卧雨北窗曾栩栩得信息否分付白足亟下一榻於東林深處

病謝過從齋居如僧一切事都不關念獨泉石舊遊時栩栩入夢耳清香近作聊致我私山房守歲談詩一聯而詠之若與病夫相對也

某問石門山人無恙頃得哭太白山人近製知山人果爾蛻去傷哉傷哉追念舊遊夢乎非耶渠忘情去來者猶有鬼神得無笑我與公尚爾鍾情耶

王通守

某憂病沈淪多歷年所飫聞執事抱經世之猷布宜民

之政千里屬心周行馳譽甚盛病骨不任衣冠阻望屏
竭僅嘗一修咫尺為邑父兄謝恤災之惠耳某自慚行
義未崇鮮孚於俗而來誣罔敢謁執事者白之白之非
硜硜自好而亟自明也為士風計為民習計爾士風民
習抑又執事師帥一郡者之責某安得詭徼長者之譽
但已而不一陳於執事耶縣市民楊坡者某素不識其
人作何狀不知何由挂賊姓名於訟牒牒中諸人與事
某一不曉其誰何自不必論但某嘉靖癸未乞恩歸遭

多難入山杜門如蟄十有四年一日也曷惟滅跡城市
蓋已却保社於鄰曲絕慶弔於親黨此邦人士以及四
遠有識所共明知不寧是耳某自弱冠為學宮諸生公
會庭叅之外絕未嘗持一謁候縣門邑中吏民之所睹
記可徵也今一妄男子無端以偏辭冒加之而莫之究
則邑人將皆曰許某守身如斯蒙垢如斯斯時白黑混
混無良之民日罔忌憚且復何以勸士吾恐貞廉之風
自此日益不競而黠桀無賴之姦鱗集蠭擁巧詆厚誣

彌尚彌工四百里間刀筆利於戈鋋以皺善類而海寧猝難政教理矣其漸將不自某今日之不白而加熾乎愚爲此懼伏聞旂戟行部追呼聽理以竟此詞爲便輒一牘少布腹心萬惟執事留神窮治之審其與某毫毛何所關涉務見根柢片言立折之不但某獲雪垢汙且使士勸民懲而成善俗矣

與顧近泉秀才

某學負先訓老無聞知憖不但已强令兒子從事舊業

少償積志訪求矩正伏飫德音大業玆敢卜日戒舟奉
迓行李儼然臨辱抗顔作模寧惟小子詠游敎澤稿癈
亦將與霑餘潤矣

雲村集卷五